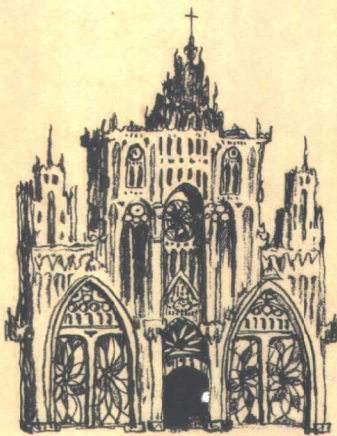


“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历史，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自由地选择学习的榜样。太多的人向威胁和利诱屈服了，太少的人有坚贞不屈的勇气。只有信仰才能给人这样的勇气。”

——【德】鲁道夫·沙泽曼

信仰的力量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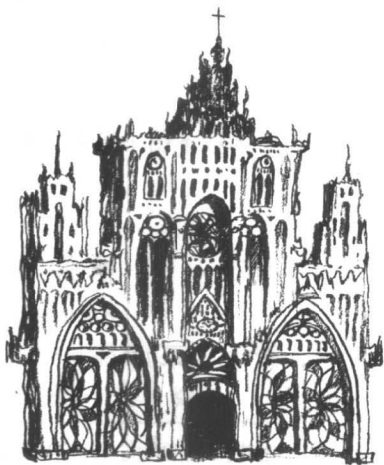
能够激发一颗灵魂的高贵、伟大的，
只有虔诚。在最危险的情形下，是虔
诚支撑着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
前，也是虔诚帮助我们获得胜利。

——【法】安托尼·库尔



塞缪尔·斯迈尔斯
(1812-1904)

信仰的力量



能够激发一颗灵魂的高贵、伟大的，只有虔诚。在最危险的情形下，是虔诚支撑着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前，也是虔诚帮助我们获得胜利。

——〔法〕安托尼·库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的力量/(英)斯迈尔斯著;余星、李柏光等译. -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7

ISBN 7-5013-1737-2

I. 信… II. ①斯… ②余… ③…李 III. 胡格诺派-史料
IV. K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4359 号

书名 信仰的力量

Xinyang de Liliang

著者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 著

余 星 李柏光 颜君烈 译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飞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 7-5013-1737-2/K·314

定价 20.00 元

序 言

“他们以遭受迫害的高贵方式来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在火刑中侍奉上帝，而我们则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向他们表达敬意。”

——托马斯·布朗爵士

6年前（即1868年），我出版了一本书：《英国和爱尔兰的胡格诺教徒：他们的村落、教堂和实业》。该书的目的在于对佛兰德尔和法国的新教徒大规模移民到英国定居的原因做出解释，并描述这群外来移民对英国工业和英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

为此，对法国宗教改革的历史直到胡格诺教徒散居各地以及法王路易十四在废除南特敕令的名义下对新教的镇压迫害进行一番简短的概述是必要的。

根据路易十四签署的法令，新教所信奉的宗教是非法的，信奉该教的教徒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从此，那些拒绝“改变宗教信仰”和有移民途径的众多法国新教徒就不得不离开法国，想方设法到别的地方去寻找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

难民们在不同的国家寻求庇护。来自法国朗格多克地区和东南省份的大多数移民穿越边境后进入瑞士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尔后，他们又陆续进入普鲁士、荷兰和丹麦这些邦

国，以及英国和爱尔兰。来自法国北部和西部海滨省份的大多数移民直接迁移到英国、爱尔兰、美洲和好望角。在我以前的著作中，我曾试图对移居到英国和爱尔兰的移民进行尽可能准确的描述，而我那本书的美国编辑则对那些移居到美国的胡格诺教徒的情况进行了补充说明。

除了在路易十四的武力迫害之前及伴随着南特敕令废除后接着而来的大规模迫害中设法逃离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之外，还有大批胡格诺教徒仍然留在法国，他们缺乏逃离法国的途径。这些人就是那些较贫苦的人民，即农民、小农场主、小制造业主。为了阻止这些人移居国外，他们中许多人的财物被洗劫一空。无论他是否在武力逼迫下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连在本国维持生存都困难，更别说是钱移民国外了。正是为了要对那些人民给予一个解释，以作为我的前一本著作的补充，才使本书的写作得以完成。

要准确地估算出那些离开法国以逃避路易十四的残酷迫害以及无处可逃、不得不留在法国受苦受难的胡格诺教徒的人数，是不可能的。在浏览已经公开的有关法国的政治或宗教事实的相互矛盾的陈述时（甚至到最近为止），上述情形会动摇人们对历史的信任。一个早已流传开了的普遍印象是巴黎在 1572 年发生过一场名为“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但即使是这样的历史事实近来也被否认了，甚至被淡化消解为仅只是一场政治上的争论而已，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685 年南特敕令被废除了，虽然这一行为被辩护为一项高尚的立法行为，甚至为路易大帝赢得了声望和品格。

因南特敕令的废除而导致究竟有多少法国公民从他们的国家被驱赶出去，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两个作家持相同的

数目。一位博学的罗马天主教徒查尔斯·巴特勒先生说只有50000人“离开”法国；但同样反对宗教改革的卡普菲格先生，他查阅过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报表（虽然管理人员为免遭玩忽职守的指责而使自己的回答尽可能的少而又少），他估计移民人数为230000，其中，牧师1580人、年长的老人2300人、绅士15000人，其余的几乎全由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

这些被卡普菲格先生引用的数字，是在取消南特敕令几年后统计出来的，虽然自那以后移民活动又毫无中断地持续了许多年。查尔斯·科克勒先生说，无论人们对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①感到多么的恐怖，早先开始的宗教迫害和伴随着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法案而来的迫害，一直“把法国陷入长期的圣巴托罗缪恐怖之中长达60年之久”。在这期间，据信超过100万的法国人要么逃离路易十四的王国，要么被屠杀、监禁，要么就被送往他们想方设法从中逃跑的海船上服苦役。

圣东基省的行政长官，一位不喜欢夸大移民数目的国王的官员，在1698年报告中说，在大规模的移民停止的很久之前，他的省就失去了10万名宗教改革者。朗格多克地区损失更大；布兰维尔斯则报告说，除了那些成功地逃离该省的移民外，通过屠杀、绞刑和车裂等非正常死亡使该省损失了不少于10万人。

逃到英国定居的法国移民人数也许可以从这一事实中推

①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指1572年圣巴托罗缪节法国天主教派对基督教新教胡格诺派的大屠杀。——译注

论出来：在 18 世纪初期，仅在伦敦一地就有不少于 35 座法国新教徒的教堂，而当时伦敦这座大都市的人口还不及当今（指 19 世纪 70 年代）的四分之一；此外，在英国的坎特伯雷、诺威奇、南安普顿、布里斯托尔、爱克塞特等地还有大批的法国人村落；在都柏林、里斯本、波塔林顿和其他爱尔兰小镇也是这样。

当时，有关南特敕令取消后坚持留在法国的新教徒的庞大数目仍然存在不同看法。一个胡格诺教派的牧师和长老代表团在 1682 年拜访诺阿耶公爵时，告知他在法国有 180 万个新教徒家庭。在这次拜访活动 30 年后，路易十四宣称法国不存在任何类型的新教徒了；新教已被完全镇压下去了。任何被发现信奉新教的人必须被视为“不可救药的异端分子”，并被判处监禁、苦役或其他新教徒该受的惩罚。

在经过了 75 年的时光之后——在这期间，新教（虽然被依法镇压）想方设法过着一种地下生活（新教徒往往在夜晚，有时在白天，选择山洞、山谷、沼泽、森林、废旧采石场、空旷的河床，或正如他们自己所称的“在荒漠中”进行聚会——他们终于能抬头挺胸地生活在白天的阳光之下了。1787 年，拉博·圣艾蒂安站在巴黎的国民议会上公开为他的新教徒同胞——“200 万有价值的公民”——主张权利了。终于，路易十六对他们颁布了宽容敕令，这距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刚好 100 年。然而这一举措被证明对国王来说实在是来得太迟了，对法国来说则是来得太晚了，法国早已被路易十四及其耶稣会顾问的不宽容给毁掉了。

在法兰西遭受了所有这些劫难之后——在他的人民遭受了她的君主的暴政和她的教士们的不宽容所带来的酷刑之

后，仍然值得怀疑的是法兰西是否已经从她的经历和苦难中学到了足够的智慧。一个世纪以前法国被那些掌管着该国全部教育的耶稣会教士们拖进了毁灭的废墟。现在他们又恢复了他们的阵地，耶稣会成员如今又像过去的耶稣会成员一样了。1793年的无套裤汉^①就是耶稣会教士的门徒。最近，埃德加·奎耐先生对他的同胞发表了下述言论：“已经渗透进你们心中和你们的事务之中的耶稣会和神父的幽灵已经毁掉了你们。它腐蚀了生命的活力；它把你交给自己的敌人……难道这种情形要永远持续下去吗？看在上帝的份上，至少别让我们看见一个耶稣会共和国成为我们这个世纪的加冕礼。”

在这些谈及毁灭的预言中，我们知道弗约先生坦率地承认他要在全世界推行教皇集权思想的政策。他非常愿意恢复过去实行过的火刑、绞刑和四马分尸等酷刑，以防止宗教事务领域的言论自由。“对我来讲，”他说，“我坦率地承认我的遗憾是：不但约翰·胡斯没有被尽早烧死，而且路德也没有被烧死。我更遗憾的是没有什么君王虔诚和狡猾得足以对新教徒发动一场十字军讨伐。”

弗约先生也许因为他大胆说出他的所思想和想干的事情而该赢得某种尊敬。在我们自己中间有许多人也想干同样的事，却缺乏这么说的勇气——他们像弗约先生一样相当憎恨宗教改革，恨不得立即摧毁个体自由的原则。

有关弗约先生建议的对新教发动十字军讨伐的事，人们从“虔诚而阴险狡诈的”路易十四曾经费尽心思地干出的事

① 无套裤汉 (Sans - Cullotes):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阶级对广大革命群众流行的称呼。——译注

情中可见一斑。人们发现，在镇压新教，或者说在宣扬天主教方面，路易十四的措施最终被证明是多么的无效。路易十四发现：制造殉道者比制造背教变节者要容易得多；他发现绞刑、流放、苦役、砍头并不是使人改变信仰的最成功的措施。

在一般的法国历史书中，有关胡格诺教徒以“地下教会”来过隐居生活的这段历史几乎没有被论述和探讨过。那些支持朝廷观点的作家因为知道路易十四希望把这段历史从法兰西抹去，于是作家们把这个事件从历史中抹去了。在英国出版的大多数法国历史书籍几乎很少论及这件事。

还需补充说明的是，本书的部分内容——即“卡米撒起义”和“信仰的避难所——访问韦尔多教派”这两部分——最初发表在《良言》(Good Words)杂志上。

塞缪尔·斯迈尔斯

1873 年于伦敦

目 录

第一章 废除南特敕令

●废除南特敕令虽然是路易十四的个人行为，但法国的天主教会赞成它，大多数法国人拥护它。

●当时，胡格诺教徒是路易十四治下的国度里最勤劳、最有进取心和最忠诚的臣民。

●廷臣们对国王消灭胡格诺教徒的打算都一致称颂不已。“消灭他们”成了廷臣们开玩笑的口头禅。

●即使是最初由胡格诺教徒创立的法兰西学院，也公开赞成国王取消南特敕令的行为。

●废除南特敕令也受到下层阶级的欢迎，他们四处出击，大肆洗劫和摧毁新教徒的教堂。

●耶稣会教士更是被废除南特敕令刺激得洋洋得意，欢欣鼓舞。

●当胡格诺教徒在迫害中被赶出法国时，他们带走了某些远比愤怒更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带走了他们的美德、虔诚、勤劳和勇敢，而这些被证明是所有国家里财富、精神、自由和品格的源泉。

第二章 废除南特敕令所引发的灾难

●废除南特敕令把法国新教徒的良心自由剥夺得一千二净。

●没有政府和天主教神父的介入，新教徒不能名正言顺地生育、生活和死亡。

●这是对法国新教文化的一次大清洗。所有的《圣经》、福音书和宗教指导书籍，都被收集起来，并公开付之一炬。几乎所有的村镇都燃起了熊熊大火。

●甚至当新教徒临终之时，他们还是麻烦不断。神父们有权冲入房间，一直来到其床前，向这些可怜的人提供临终圣餐，要求他们皈依天主教。

●如果他们不被许可在自己的国土上享受精神上的自由，他们就决意到别的国家寻求这种精神自由。

●所有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构都被用来对付个人生活、个人旨趣和个人信仰，因此，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对之进行持久的反抗。

●1793年，被耶稣会教士所教导的人民，也以一个世纪之前他们对待胡格诺教徒的完全相同的方法，来对待国王、耶稣会教士和贵族们。

第三章 克劳德·布鲁逊——胡格诺教的倡导者

●变节脱教的保勒先生那年仅11岁的女儿拒绝像父亲一样放弃自己的信仰，她经受了很大迫害，始终不肯屈服，最终获得了自由。

●迫害事件的一再重复发生——教堂被摧毁、信仰被压制——迫使新教徒们联合起来，以遏制这股不正义的洪流。

●布鲁逊说：“我确信整个世界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会惊讶于这么多恭恭敬敬的请愿，这么多对迫害的抱怨以及这么多促使他们转变态度的理由，居然没有产生对新教徒有利的后果。”

●霍梅尔牧师的殉道：他首先被用火红的烙铁烙了40下，当他全身的骨头因车轮转动而片片裂碎时，他对自己的妻子说：“再见了，我亲爱的妻子，尽管你看到我的骨头被裂成碎片，但我的灵魂却充满了难以描述的欢乐。”

●有一天，健康状况很差的布鲁逊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对他的妻子说：“我必须出发，我应该去安慰那些在残酷压迫下痛苦地呻吟的弟兄们，去减少他们的苦难，并为他们加油。”

●布鲁逊说：“当上帝允许他的信徒们为宣扬福音而死的话，那么，这种死亡所起到的教育作用远远要比他们活在人间进行布道所起的作用要大。”

●任何劝说都不能改变他的主意，任何危险都不能使他止步。他将怀着兄弟般的爱，怀着传道者的信仰，怀着殉道者的勇气去帮助那些被压迫的新教徒们。

第四章 克劳德·布鲁逊的传奇故事

●班逊和东伯列在押往刑场的路上，一路祈祷着，大声唱着赞美诗，以大无畏的勇气和为信仰献身的精神完成了一生的使命。

●就这样，在四周充斥的步枪射击声和葡萄弹的轰鸣声中，在他身边的弟兄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时，布鲁逊接受了担任塞文山区牧师的职务。

●负责对大卫·瓜特执行死刑的卢弗勒雷尔说：“刑罚虽然碾碎了他的骨头，但却不能碾碎他那颗坚强的心：他死于他所信奉的异教。”

●科勒拉克牧师在被处决前，他的胳膊、大腿和脚都被铁丝扼得支离破碎。他以大无畏的勇气忍受了所有这些折磨。当他英勇就义时，年仅24岁。他从20岁开始传教活动，到最后牺牲时，仅仅为自己心爱的事业奋斗了4年。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遭受了这么多年的残酷迫害后，他们的心中应该会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谴责和仇恨。但事实刚好相反，他们的心中充满的只是爱。

●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温和脾气，他的耐心，他的谦逊，他的信仰，他的希望，还有他的虔诚，影响了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审判他的法官和那些卑鄙地诱捕他的虚伪牧师，还有逮捕他的士兵和所有那些目睹了他就义过程的人们。

●当朱达斯这个出卖了布鲁逊的奸细到奥伯伦省的省长贝隆先生面前，要求领取抓到了布鲁逊的奖赏时，贝隆先生怒斥道：“天哪，难道你在看到这个被你用自己的鲜血来做交易的男人时不脸红吗？赶快滚开！我不能容忍你的存在！”

●巴维尔对布鲁逊的个性非常了解——包括他的和平主义、他的虔诚、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他那广阔的胸怀。据说他在某个场合曾经评论说：“如果不得不对那个男人进行审判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然而现在这个时刻却到来了。

●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教派的殉道者们——权力、金钱和财富都无法贿赂他们，无法使得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在

贝鲁用他们的热血终结了其信仰而奋斗的一生。

第五章 朗格多克地区的暴动

●朗格多克地区的胡格诺教徒都是勇敢勤奋、激情昂扬、天生热爱自由的人。

●是朗格多克地区的胡格诺教徒最早对罗马教廷在精神和良心上所推行的专制权威提出了质疑。

●孔德·富瓦说：“对我而言，教皇和宗教信仰无关。每个人在良心上都是自由的。我父亲把这种自由推荐给了我，而我也愿意为之而死。”

●“尽管我们获得了他们的外表形体，但是他们在心灵深处获得了胜利。而正是在心灵深处，才是信仰的驻留之地。只有完成对其心灵的占领，我们的宗教信仰才能庄严地站立起来。”

●他们不能丢弃自己的信仰，去接受别人的信仰，哪怕这个人他们的国王。

●这些贫穷的人们深信：他们也拥有与他人一样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这些权利中，他们坚持认为良心的权利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利。

●在夜间唱着马洛的赞美诗，在周围狭窄的石壁的回音之下，他们幻想听到了充溢在空气中的天堂般美妙的声音。

第六章 卡米撒起义

●加尔文教徒都坚信良心的权利，绝不屈服，都把宗教视为人与上帝之间的一种事务，而不是人与统治者、与教皇之间的事务。

●胡格诺教徒，无论他们是作了身陷囹圄、披枷带镣的囚犯，还是被强迫在舰船上做轮番划桨的苦役；无论是在潜逃中，还是身穿长衫、浴血奋战时，口中都唱着赞美诗。

●一场起义就犹如革命，它的道路不是用玫瑰香水铺成的。在这些事例中，每一种行为都激起对方同样的行为；压迫者的暴力最终往往激发起被压迫者同样的暴力。

●“我们并没有过人的力量和智谋，”他说，“真正在背后支持我们的，是我们受到的感召。正是凭借这些感召，我们才能抵抗两万多精锐部队的进攻；也正是凭借这些感召，当我们在荒漠上、在山寨中受到严寒和饥饿威胁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候，心中却不曾感到忧伤。”

第七章 卡瓦利埃：一个英雄的名字

●信使从各地带来消息，在洛泽尔和艾格尔山区，在昂迪兹和阿莱斯的附近，甚至一直到濒海地带的尼姆和卡尔维松周围广阔的地区，都发生了起义。

●卡瓦利埃艺高人胆大，甚而会离开山区，洗劫尼姆周围信奉天主教的村落；他一面作战，一面传教，一面洗劫天主教堂，全不耽搁。

●韦尔多教派的农民几乎都是手无寸铁的，他们惟一的罪名就是他们的信仰。

●卡瓦利埃又南进科迪亚克，决心要寻个机会让全埃马格斯都吃一惊：他要歼灭埃马格斯地方的民兵。这些民兵，正是当地新教徒一切苦难和不幸的根源。

●为了使他的臣民都顺从一种信仰，路易十四除了将成千上万的人推向绞刑架、地牢，或是强迫他们服苦役之外，

还放逐了几乎 50 万民众。

●至于休息，我们常常是夜里出去找一个村落，或者是到树林里找个羊圈睡觉；要是突然发现一块石头，一段木材，可以用做枕头，我们就会感到幸福了。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睡得像躺在床上一样香、一样沉。

第八章 卡米撒斗争的终结

●维拉尔元帅于 1704 年 8 月底来到尼姆。在他到来之前，蒙特勒维尔与卡瓦利埃算了一次总账，卡米撒受到了起义以来最沉重的打击，蒙特勒维尔以此洗刷了自己过去的耻辱。

●维拉尔元帅对卡瓦利埃的赞誉：“此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没有任何战争经验，却能够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表现得这么出色，让人觉得他以前似乎指挥过千军万马一样。老实说，这样的仗只有恺撒才能打得出来。”

●他们是为了使他们的宗教信仰权利得到承认才拿起武器的，如果这一点没有足够的保证，他们就不会停止战斗。

●当拉朗德准将把自己的钱包递给卡米撒领袖卡瓦利埃的时候，“不，”卡瓦利埃脸上露出轻蔑的神情，“我们要的不是钱，而是信仰自由。没有信仰自由，就让我们离开这个国家。”

●卡瓦利埃在整个低地地区，都受到人们的欢呼喝彩，人们把他视为朗格多克地区和平的缔造者。

●卡瓦利埃，这个塞文山区的放牛娃，面包房的学徒，在与法国军队坚持对抗了将近 3 年的时间以后，现在要和法国最著名的将军签定和平协议了。

第九章 苦海无边的胡格诺教徒

●从他们出生的那天起，迫害就降临到胡格诺教徒身上，一直到他们告别人世，也没有任何的缓和。

●一个神父，如果他背后站着一个刽子手，或者是一个拥有数 10 万军队的国王，要与他争辩就很难。

●在胡格诺教徒被链子捆着押往海滨服苦役的路上，那些筋疲力尽的胡格诺教徒，实在不堪铁链的负重，忍不住拿下他们的木头杯子，向路边的村民讨一滴水喝。他们一般都向妇女要，那些妇女却是用最恶毒的语言回答他们的请求：“滚开，滚开，”她们喊到，“到了地方你们可以喝个够。”

●为了让监工的鞭子能够发挥作用，这些在舰船上充当划桨手的胡格诺苦役犯在干活的时候都一丝不挂。无论夏天或冬天的衣服，他们都不穿，只有下身用了一块红布遮挡，因为他们戴着镣铐，都没法穿衣服。

●胡格诺划桨手被链子拴住脚来固定在椅子上，链子的长度恰好够他划桨时两脚来回摆动。晚上，这些苦役犯就躺在原地，躺在他划了一天桨的椅子上睡觉。没有地方可以让他躺下。他不用想离开那张椅子，除了去看病，或者进坟墓。

●这些苦役犯吃着面包，喝着海水。他们似乎已被世界遗弃。有些苦役犯在那张椅子上干了三四十年。

●苦役船“胜利号”的船长常常把监工喊到他面前，说：“去，给那些胡格诺教徒一顿鞭子，让他们背上换换颜色。”

●然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句话，这些胡格诺苦役